畿輔人物志

畿輔人物志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著

梁太宰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眞定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出爲兵科給事中旣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時冡臣李默失職行私黨權公出疏糾劾公論壯之嘗是時世宗頗崇壇祝學士袁煒偶爲上草青詞稱肯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揄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甚頼首揆徐華

亭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相亡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郤者輙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其治河也考箕誨鍤與卒同力晝不敢廬夜枕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擢叅藩關內當專又使當敵衝公治兵精嚴敵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穆宗二年于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薦公異才可爲邊大吏名上爲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探
丸四起公爲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秉耒先是
世宗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登萊島嶼中者數千
久之出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奮
然乘舫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
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數萬鍾朝議通
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畫行之稱便其疏畧謂
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我
朝成祖定鼎燕京轉運大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

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尚書宋禮開會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會通漕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于海運也爲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海濱去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

利未見力行嗣是一遇滯塞大小臣工疏陳策畫數百萬言皆以海運爲請竟未力行正德迄嘉靖間河患益劇且頻每當空濬塞築工程浩大刻期勒完晝夜並力公犒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丁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露經年手足潰爛枕藉傳染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數聚久勞怨生啓釁干和關係非細去歲邳河徙塞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筭太倉空虛咽喉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上採納忠猷簡差科臣胡檟會同臣等計處膠河期

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于此臣等勘得原題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運及勘得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堪以一體行運自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里風便兩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柔較之六月以後更為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遍踏灣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橫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淮人以

及島人做販魚蝦萃豆往來不絕其道遂通未見險阻臣等晝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知然海而多潢循陸地多岐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與三司各官再四面審行海委官并水手等役俱稱今次踏出海道傍海居多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遵占候自無他虞較元人般明習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即丘濬所稱傍海通運果爲良便臣家于陸先年未至海上不能測識

濬議今待罪海邦親勘博訪幾八閱月始嘆服濬議
乃神京遠計請及今日以河道爲正運益加綜理以
海爲備運兼爲規復萬一河道未易疏通則海運可
至嚮艾對證臨急無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濬築如
法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
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
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
遼東西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真四海上遊形
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者有未然

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
裨于地方疏入報可功成錫白金文綺加俸一級尋
遷右副都御史改巡中州中州盜賊蟻結所司以獲
盜爲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訌吾民矣法當使無盜
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扃臥也時神宗新即
位張江陵居正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
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撻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
麟服往賚官軍巳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
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鎮軍所疾苦

爲剔除之因是以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愼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無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軍勢大振當敵輒捷自公在薊邊先後奏大捷者九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錄一子讀書國子一子金吾百戶累千戶所錫章服銀幣無紀而其時昌鎭黃花路薊鎭古北口邊墻報成晉太子少保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久虛事廢公入則樞帷改觀于是乎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旣以授民歲徵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賦壯然尚沉種馬民間

則民大駭公請得盡賣種馬稍徵銀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條議土官襲替商人便宜諸事壬午以定浙兵變功加級准世襲值冢宰缺廷推議焉上曰梁夢龍先朝曾糾兩冢臣其為冢臣必稱遂改吏部尚書時已近大計其所為覈吏治嚴黜陟者詳若素務癸未春以轉年例與內閣左累疏請告歸在銓僅三月而一時清議爲人所憚其平昔取拔士若楊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皆著功業于世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

不敢脂韋以乘法守則其大節可概已歸時年幾五十餘又十六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歷官表奏杪效忠錄要讀書日錄史要編海運新考各若干卷公卒後保撫汪應蛟巡按楊宏科爲請卹典輔臣沈公鯉以爲宜予適值科臣錢若皐黨沈四明一貫疏論沈公波及梁公遂至停閣及趙忠毅南星秉銓昌言于上謂公軍功彰著在人耳目止謂其爲江陵門人媿延至今公當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嫩法未嘗詭隨偸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

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裔賓服謂非其時仗鉞晉樞之臣竭忠宣力之効不可也疏上而贈卹與謚之典始備而公之品誼亦始曉然見于天下矣

李司馬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

俱下爲文操觚立就髫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暘谷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見公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若弗辯者其輩遂駸偸公忽召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事某宜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朞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苞苴至京報最後僅遷南工部榷稅蕪湖差滿羨銀寄之庫中以備鉠額無何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望其羽儀者以爲神仙中人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閱文甚速批註如飛而衡鑒甚精一無遁情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鼓舞嘣起文運爲之一振已遷參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望益隆隆起擢河南參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尊人年高每欲歸養居長安常悒悒杜門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日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雙

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邊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笑曰西人衆數萬其鋒不可犯南關僅萬餘耳易與乃撤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旣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遁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銳夜劫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世其一子千錦衣已而南關以鎮武之忿數數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于靖遠再敗之于高平又徼大帥出塞擣巢大敗之於十方寺堡自是邊烽罷警將士櫜鼓臥矣捷上賜銀幣升俸二級公念

兩尊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予告未幾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冒没重賂酋既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僉皇請剿上就家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裨將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則酋已破綦家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携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即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死以法死以賊死以寒死不汗五月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一時將卒咸有喪元之

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
坐遷延莘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
而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
自贖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楝胡桂芳高折
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硐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
公之訃至詔公墨縗從事時賊避綎而走上海龍囤
自保公審授方畧從囤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關酋投
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
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闋即家起總督河道時黄河横決凡前此有事於河者皆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之役也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閒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黄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得俞旨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剏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冓昔稱過洪今稱過

淮即爲巳至迄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猶衝
囓方疏請爲分責保洳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
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約朝貴
有力者納其賄而取券于職方公揭其資蔭之數於
部堂有鈇扆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藩侍與援多
羽翼者以爲蔭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
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
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雖幸而甦然遂衰鬚髮俱
白以致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以平播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謚襄毅人稱公才高天下其爲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闌靡竭而未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爲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新甲輩不猶嬰孺之與奴隸哉昔人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胡宗憲之平倭盖宸濠率烏合亡命事同兒戲其攻

安慶已大敗于巡撫李充嗣都督袁鈗而陽明率南吉之兵適遇湖中遂不戰而擒覘胡總制將山成君大舉入犯而島王王直徐海爲之内應浙直閩廣在在告急胡勦撫互用以致蕩平誠覘王爲難然總不若平播功之鉅也楊應龍素稱強驁地遠而險諸土司爲之嚮應破城殺將西南勢已岌岌矣李公指顧間取其地而郡縣之毫不舖張以希封拜之典則其功不可及也所以居功者尤不可及也

余宗伯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河間府交河人登萬曆丁丑科進士
改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由在
館局三十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纂修會典丁亥
會典成陞修撰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
于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證傳時政
以獻壬辰陞右諭德甲午陞少詹丙申大內火偕講
官上疏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時擢禮
部右侍郎戊戌轉左署部事自爲中允至今官皆兼
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替最多歲賜白鏹文幣廷臣

無敢望焉已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于陛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舛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之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於征調催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于上而不可

得詐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昔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為有國之戒伏願以愛民實心為應天實事罷諸敝政不便於民者䟽入上温旨答焉播州酋楊應龍叛陂綦江城徵諸路兵討之力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寛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湧出小山五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疣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山崩泉不

能生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
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
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麻民
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
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
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
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
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始
以亞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疏凡九上及正

席南琊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在廷公琊署名者五郎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草琊毎譚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庚子春上將立東宮趣禮部具儀時巳齊甚扶掖起視事巳而病劇數乞歸不允卒於官訃聞予祭塟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郎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所居茅屋數椽蓬蒿沒足古人所不及生

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罷楊夫人求爲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罷之終不肯爲一言家產旣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又分俸以助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劉少宰元震

劉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河間府任丘人父勃官河南僉事弟元霖官大司空皆以賢著當公五歲隨父

令新建輙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晨與持所讀書上先師前覆說如對整師整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三才並立公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遂以文名里中然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寓旨是時嚴嵩當國仕路貪穢公賦九日詩有云九日何須窮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人已覘其品誼既齒邑校累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扃之大簏中使一意帖括未幾丙丁遂聯捷南宮選入爲庶常解試輙首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埋誥勅纂章奏修

會典世穆兩朝實錄上重其詞翰常命題畫扇及撰
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吮毫濡墨俄頃立辦實錄
成賜銀幣九年秩滿累陞左庶子皆充日講官戊子
陞國子祭酒故事日講官不與成均公恬然受事日
以罷勉率諸屬諸屬爲公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公謂
檢束士習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
益精課勤惰置彰善紀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
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籍
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輙肆而一時人文丕變嘗歎

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貲鼓篋其間若受餼者徒以需次登而崦嵫景迫選人者處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國家用矣莫若倣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雋者升於雍以待𥚃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錚次銓除毋以格限郎撥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自無所容因臚列奏聞上報可是時儲宮久虛并出閣講學亦遲廻久之公乃上訓儲疏其畧曰臣備員胄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稱曰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豫教爲大

今諸臣疏陳明旨頒示主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白於天下矣顧册禮尚闕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臣聞皇太子天性英明膺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皇上宜及時下德音舉隆典愼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入不報久之陞南禮部侍郎改南吏部入爲禮部侍郎改吏部以三品報滿未幾三殿災慷慨上疏其畧曰舊歲乾清宫被燬今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

將仰見變樓玉宇蕩燼飛塵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掌詹事府也其官爲青宮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建儲爲萬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請告疊至即今導迎善氣協和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宮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國有忌之者故六年秩滿但准復職恩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遷秩行公兩受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公不報乃決計歸適萬壽節以講官蒙銀幣

之賜因註籍疏謝忽奉有供職之旨旨與疏不相蒙莫知所謂也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旨乃堅請歸公孝念純篤宦遊三十年每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後開當釋外艱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讌賀客鼓吹淵鏗閱月不厭入而問滫瀡命童子調絲度曲愽太夫人破顏一笑嘗自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厚恩吝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恕又嘗言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與結廣交詭遇捷趨巧取貪得妬人害物

恥而不爲也其言如此故能於國家大政輙不避忌諱侃侃言之以南北侍郎九年淸俸竟不得一溫旨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易得於今之世哉獨怪建儲一事申公時行以鼎鉉重臣陽隨衆以進䟽陰具揭而固寵至今爲人詬厲視公徑行其意者相去何如也人亦何必鼎鉉然後爲重哉公以萬曆庚申卒得壽八十有一

陳淮撫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趾其祖復宗嘗宣德時從征有

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部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廪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爲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邊十事及詩文行世

戴司馬才

戴才字子需滄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擢給

事中庚戌之秋邊烽達于京師倉卒乏軍興戸部請

一切加諸逋賦公抗疏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兵

騷驛不堪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

又豫輸機兵民快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

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累陞兵科都

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其後以僉都御史巡撫甘

肅又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又以右都御史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公三蒞西邊諳練其利獘墾荒田興水

利簡兵將飭烽堠邊外諸羌輕入輒遭創去朝廷倚

爲長城而其績最著者中衛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萬頃民苦邊騎不得田作公相度地形築牆建堡既于朝且請以固原守備將兵營田以蕪馬少卿兼僉事移靖　詔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成巨鎮又俺答欵關乞貢示報可而吉能者俺答支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公言邊外東西各爲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隨俺酋進入爲便互市第可行之宣大不可槩陜西也時內有重臣主其議者公拂之而不顧也當其爭互市時或有勸公稍徇貴人意者公正色曰市之利

害籌之熟矣銜下而護上便身圖而不計國是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卒不肯附和內意公既去鎮卒開井肅之市令番夷交惡為國家生一邊隙人嘆公之遠見及晉南本兵按江防緩急為飭兵卒部署方畧有巡鹽御史奏改浦子口五衛隷御史公抗疏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營以籓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隷御史使堂堂六師下同部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人謂公得大體萬曆丙戌卒年七十有三夫國家不能無事乃餉急則議

加增敵强則譏撫欵國家卒受其敝盋始于人臣便

身謀而忘國恤也語云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言

國不可無重臣也戴公殆其人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著

魏中丞允貞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弟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爲時論並推公爲諸生時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蘗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荆州府推官荆俗剽勁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廷鞫數語剖

決一無適情荊州為張相君梓里官其地視為畏壘
率以縮朒從事惟公與觀察馬文煒廉貞自矢民賴
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
三尺相君聞之亟為讚服致論諸子毋輕舉動以撓
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陵相殁遺表薦潘宗
伯晟亂已而相為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既論潘輒
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
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
累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

時江陵没後諸執政陽示寛平陰擅威福私圖便利
無所顧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
嚴科舉之防愼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
而張蒲州四維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之故事並及
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爲許州判官戸部郎李公
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
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公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
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
太宰丘公橓少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

班之類悉宜華省署頓淸而此府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爲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變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爲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秦藩餽遺約白鏹二百皆無所取公爲丞升少卿以太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即家

拜順天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遴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恱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䮚汚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銀數萬兩以報公極其褒讃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銀千兩酒課數千皆囊槖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一無所取皆貯之司庫

又著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兩他絶無一函至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爲府山西與西邊爲鄰自欵市之後武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覘要害聚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甎石而黄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厓等處皆創爲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墻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節省者一

時山西吏治幾於兩漢閻閻安樂歌頌遍野邊外部落不敢飲馬於河值宮殿災張新建位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公蒿目憂心寢食爲廢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張新建位以嚴嵩夏言爲戒趙蘭陵志臯以李本爲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

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
此也疏入奪五月俸先是癸巳京察冢宰餘姚孫公
鑨考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敘仕路一清執政
大為不悅奪冢宰俸逐考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
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毎復侵及愈為側
目自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
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逆其
意者逮繫纍纍於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
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閹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

而稅監遂舉劾有司與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淩虐
公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
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輩氣讋見公
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
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巳上下
奏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允貞
淸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旣叅內臣內臣亦叅之詆
讕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
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稅使之疏

既上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鍰之外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錢雇車馬不入傳舍於是衆益驚服周知魏公清非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鐫譙巳也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爲娛樂人皆艷稱之惟是爲執政所泥必不令其入

朝末及大宏其設施識者深爲世道惜未幾公歿逆璫魏忠賢竊政公次子廣微以叔事之壍其家聲人嘆淸直如見泉乃有此子也

魏考功允中

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遷吏部稽勳主事尋移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興意對酒須如澠及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于署戒閽吏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

相與讙呣絶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貞弟允孚
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應蘭皆鄉試
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鏃礪志節以名世相期
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
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
卒允孚與廷蘭繼之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
臣

趙忠毅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爲諸生夙以文章妙

天下問学者戶外趾相錯萬曆庚午舉于鄉甲戌成
進士初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齕僅擢戶部
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爲之建醮祈安公與二三同
志戒勿往仍爲紀事詩云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
傳播人口江陵沒以物望移吏部尋乞歸後起主選
司事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等皆一時人望旋
丁艱服闋除稽勳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疏譏切時
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復引疾歸未幾再起考功司
會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

少假坐是奪職閩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豢酌有
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撈筆詮考嚴於要津而寬
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舊䟆乙之如都給事中王三
餘乃其姻家吏部主事呂僙昌乃尚書鏞之甥俱在
劣處中旨下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
申救不報後二十八年光宗登極即家擢太常少卿
累遷右司空旋總西臺癸亥復內計公作四箴議以
攻开詩教趙興邦等所勦去畧與癸巳等亍何晉冢
宰一以澄清爲巳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

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憊憊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司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又飭考功文選不得皇皇弛擔故事官評報部率以罷冗及椎魯寡援者塞責使貪暴者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嘱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上力挽干進疏謂司選者每遇退朝羣輩遮留講歷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臨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則公書私書闐戶盈几應對不暇蟠木而藉

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面皮世界書帕長安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裨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徇一切請託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有給事中爲一貲郎求鹽司郎以貲郎置王府出給事於外藩人嘖嘖稱不便至其用人不以門墻引嫌則用高公攀龍爲御史大夫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又從人望用鄒公維璉由樞

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為翹
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
不顧也而楊公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
璫知公為海內第一流傾意歸往囑其甥傅應星介
紹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闕門邀通參公正語曰主
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為善璫默然怒形于色又
內閣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父執
自居無少假廣微以同姓嚴事璫俾致樑席公愈菲
薄之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躧門請見門者曰

休矣將脫幘而寢魏怒詈而去一日廣微短李公三才於公前公日而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而翁耶魏慚退與璫比而謀嚙公會高總憲發廵鹽御史崔呈秀狠籍狀公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晋撫缺公以清譽推謝應祥廣微嗾私人上疏謂謝以吏垣師得之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鐫逐公亦乞骸行一時名賢辭春明者項背相望踰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分布要地

作逆閹牙爪首用倪文煥言興詔獄周內揺羅以賍

誣公行撫按鞫訊辱公訟庭子甥皆遭痛捶桁楊於

市觀者嗟痛太史錢公士升貽書知府蔡官治得護

持力坐賍一萬五千追呼甚急罄七世之業僅充十

一親知助之始克竣局讞上公謫戍代州子甥並發

遠衛公坐短蘇携殘書一篋自隨至代僦居一小樓

顏曰吉祥又埽除土室顏曰味蘗齋杜門讀書不輟

年餘崇禎改元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踰

三月卒戍所所著書多散失吳嶠范質公先生搜錄

刻於南中戍所着史韻其稿在孫二如昌齡處兵火後字多脫落余爲訂正託王雷臣燮刻於杭州崇禎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余之友有與公遊者言公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余又讀其在銓奏疏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嗚呼此忠之所以爲忠毅之所以爲毅也

李淮撫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修吾其别號也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成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未幾允貞爲御史時江陵初殁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蔭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爲許州判官公爲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主事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邊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

言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爲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毎連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相國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爲山東僉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奈何失之公獨謂人曰始不佞奉譴而出之官僅浹旬耳誠不意皇上遽寛赦其愚有内召之命令者自維靡尺寸報塞又令褒綏秉憲一方甚愧無當而人猶見以爲淹何也誠淹也其遣以免於世矣人益服

之公輶車所至風行雷厲半載大著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瑺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爲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而且曰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温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于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盡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失衆失國舜誦

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顧求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而御史史學遷之疏尤為篤切有云人謂皇上為陳增而去三才難於顯斥故託言去之昔管仲之告桓公曰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何有於君而鮑叔牙之告桓公亦曰君將治齊即高傒子與叔牙足也君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三才今之管夷吾也撫綏地方擔當國家大事

非三才誰可者可爲一增而去三才耶年來諸使横出海内如沸所頼以挽頽波力砥中流之柱者惟是二三賢人爲之特立于其間乃容悦者留强立者去依阿媕奄者留勇往任事者去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李誌之去亦以礦稅諸事而司府州縣之以忤璫去者又絫絫不可勝數夫朝無正人則群惡鴟張非以抑奸邪也賢人去國則豪傑解體非以扶正氣也國有大事誰爲主持非以重邦國也脫有大難何人拯救非以備緩急也阿意而容挪

意而斥非以端趨向也罰其非罪去其無名非以示
勸懲也賢者可去不肖可留非以風示海內也聞龍
三才後淮揚軍民號泣不已皆欲甘心陳增亦避
不敢出一言以此思三才之賢可知也以此思陳增
則三才不當去益可知也疏入不報公屢疏請代而
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
神廟卒用其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
倒懸也功高望重僉人側目見其請代之疏一則諭
令供事一則諭令管河及倉場孫瑋漕河垂竭疏又

有李三才漕督久著勞績着即出料理之旨衆擬其與援更值湯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衆又疑其推戴之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出疏糾劾謂其魁落陳增銀二十積諸事而科臣劉將俊又列其贓私數百萬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公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為難令

挺身王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
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
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愼行
許弘綱胡桂芳張燾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
才南企仲朱國禎郭淐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
祚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荆州俊馬從聘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呂邦耀
梅之煥孫振基麻禧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
禎湯兆京李若星王㕫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

箣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懐德蔣貴史記事彭端
吾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宗文張養才孫鼎相涂一榛
李樸鮑應鰲常登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
士騏沈正宗賀烺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
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
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
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
屏斥即一世人望 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
加之卽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即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自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飛章鈎黨傾動朝野未幾魏忠賢禍作以東林二字爲殺正人之案于是三百年培養之士氣爲之盡銷三百年相傳之宗社亦與之俱銷實始基於此矣公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不報遂趣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公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舉薦衆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郎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

郎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木旣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為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華職之旨公與同鄉政府書云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欲置僕於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當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其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士官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職守苟忠憤所激彈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全不知有刀鋸鼎鑊識見所到自行吾是而巳豈有

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歟某此番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傳聞當覆疏已上票擬已進相公始託故私寓思欲威福不自已出又誰信乎嘗慨盧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燈消火滅身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之富貴可慕也千萬人之指示又可畏也一人之私憤可洩也士大夫之清議又可畏也一日之行事可忽也史官之直書天下後世之公論又可畏某雖罪棄不忍見

絕於桑梓故敢一効狂瞽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之人
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嗟乎
修吾先生古之遺直也束髮登朝侃侃自命凡所以
尊主庇民扶正抑邪者惶惶不遺餘力夫子所謂剛
者殆其人歟卒以鋒稜太峻爲羣小所中賫其志以
死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
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
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誠耻錄諸書無一存者僅於
其甥張文學其澄得其遺跡二十餘篇詩文十餘首

合之平日所聞畧次其梗槩然公一生大節及時事之得失可考而知也

傳太常好禮

傳好禮號約齋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白六事曰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後宮之宴當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實杜漸諸疏曰勤講學曰修實政曰禁興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輕出

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貶扈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奉命按浙值大祲動帑銀二萬留漕糈萬石賑之先發後闢曰俟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內艱起補四夷館太常少卿時榷使四出海內騷動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報更補牘跪闕下者三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縣典史大小諸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于屏示不得用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廢起中格廵按請卹典吏部為請謚廕得贈太常寺卿

張職方壬敬

張壬敬字極倩栢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爲長治令長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賈囷簏量金珠厥篚織文貢于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卽其地產楳往者里民輪輸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公性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衆黠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役甚平

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而八諫雄山㠯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情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訟平逮民十七人强刼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巳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覩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敵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恭出送夾澔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

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晉節慎庫清既而
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廩賚友謔之曰
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微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
武弁卽具盛餽宥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其剝削
而童僕吏卒無不啜汁者公既不受餌其輩計遂塞
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
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
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
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國之說且往者

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勑諭一頒中宮斯重豈往者忘情于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葢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乙未以父憂去已亥起補職方時倭躪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躪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

咎首鼠莫肯决公獨以爲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既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酋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或主勦未定公力主勦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則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

之益堅不兩月而提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榷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遼左鈌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壇驟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暢齋萃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及殁楚公南星題其墓曰正人張公之墓

王憲司嘉謨

王嘉謨字伯俞順天人父應祥以武舉官至署都督僉事素有善行以嘉靖己未七月生公先是同巷有張翁者疾革語其子曰吾閱鄉里爲善最篤者莫如王千兵家吾將受生矣若欲見盍往訪之張翁逝其子卽都督公問狀適告兒生生而慧頴異常萬曆丙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列藩餽遺一無所受以才望授禮科給事中侃侃偉議一時稱爲朝陽鳴鳳其疏最有關係者如請建儲諸疏畧曰禮本緣情從衆則

易行失時則難必影様之多姿態之變遍觀古昔有
足傷心如綠衣白華之詩青雀黃臺之事名號筐牀
轉移甚易笑言涕泣瑕隙常開愛使勢移慈父不能
保其子機從中制賢相不能必其君巧售一時恨貽
千載又云元儲繼體必不可置于可帝可王之介天
命難諶必不可稽于且行且止之間冊立大典必不
可翫以或近或遠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
如疑之跡如因災變上修省踈大臣以格君心爲要
以燮理陰陽爲功以防微杜漸爲急務以責難陳善

爲恭敬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孟氏之明訓也臣觀近事淸論甚明羣臣咸奮所爭者常在于皮膚枝葉之間而受患者常在于元氣根本之內又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如唐玄宗號爲英主其相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盛治繼而荒于酒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眞宗明君也其相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克謹王旦輒非之及晚節侈肆身奉天書而後嘆其見之蚤也啓沃之功防閑之要于茲可覩如論用人諸

疏云忠言直道之士指斥稍過則逐放相隨派了稍加則禁錮益甚籍如鍾羽正輩大臣皆以爲言陛下亦嘗許之而卒不用豈以舊日矯激不足任使耶使過之仁容直之量蓋兩失之又云如南京吏部尚書會推沈鯉月餘不報冢宰人才之藻鏡也沈鯉雅望淸修允堪簡廸何其宜用而不用此會推之當而未允者也又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首推呂坤用其次南京工部尚書首推王遴用其次保定巡撫首推曾乾亨用其次廷議先後諒必有見何其舍此而用彼

此會推之用而越次者也又云理安有同異人安有朋黨在上用之何如耳昔晏嬰論君臣之交如五音相和八音競奏然後可以成治宋仁宗時言事者輙指人爲黨仁宗不復記憶一切進用翕然稱治卒亦無黨在昔患君子之難用而當國者敢于播美不準于理義此王安石之所以誤熙寧也知君子小人之相爭無道以處之而務爲調停此范純仁之所以誤元祐也又云人臣比肩事主孰無得失終日議事孰無可否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評議宋韓

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詆其失包拯爲宋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疏遠而敢指摘時務未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徇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日消以采擇覘羣情則忠直自見又如貪險宦官結黨行私一疏參權璫田義八罪尤爲侃侃直聲震天下葢卓然君子其人也萬曆甲午典試關中闈未撤陞陝西參議未任改河南參議管河道未幾有播酋之變總督李公化龍疏請公以參政管上川南道寇平陞俸一級題留仍任川南陞按察使管川

西道以都督公告歸卒于家公生平好讀書手不釋卷雖家京師而狷介不妄交門庭閒寂有如山林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公没未久鄉人至不能舉其姓氏余于敬哉王公處得見其遺集而志其槩如此

孫太僕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已未進士授戶曹火節入晁遺朝臣往禦緒爲參謀以行事竣調稽勳外艱復原官歷郎中逆瑾常械繫御史於市士大莫敢申理

緒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當免褒金謁緒峻郤之轉太僕少卿晉正卿浙人胡遜者隸知印緒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舉乙酉鄉薦舊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入無用上疏罷其役先是淮鳳諸郡饑饉馬俱小弱緒察與交充民不破產以按南陵丞貪殘爲權官張雄所誣陷繫御史臺褫爲民世宗初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所著有沙溪藁無用閒談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卒年七十有四